

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扣开历史之门·尽揽经典魅力

无名氏◎编著

二

说唐演义全传

《说唐演义全传》以瓦岗寨群雄的风云际会为中心，铺叙自秦彝托孤、隋文帝平陈统一南北起，到唐李渊削平群雄、太宗登极称帝止的一段故事。不拘泥于史实，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色彩。



辽海出版社

◇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◇

说唐演义全传

[清] 鸳鸳渔叟 校订

张羽 校点

二

辽海出版社

第十一回

齐国远哨聚少华山 秦叔宝引入承福寺

诗曰

敛取民间赋税财，起突权贵免生灾。
英雄埋没徒长叹，哨聚山林避虎豺。

那王伯当道：“如今我要陪叔宝兄往长安去看看灯，何如？”叔宝道：“小弟也有此意，同往甚好。”齐国远、李如珪二人齐道：“王兄同行，小弟们愿随鞭镫。”叔宝却不敢招架，心中暗想：“王伯当偶在绿林中走动，却是个斯文人，进长安还可。这两个却是鲁莽之人，进长安倘有泄露，如何处置？你看那齐国远这副嘴脸，若同到长安，定要惹出事来，决然波及于我。如今要回说去不得，这却又使不得。”想了一回，只得用粉饰之言搪塞道：“二位贤



说唐
演义
全传





弟不要去罢，王兄也不是爱功名富贵的人，因此弃了前程，游于四海。我看你二人志向不凡，适才相遇，齐贤弟那等刀法，井井有条，行行有款，我秦琼尽平生伎俩，还拦挡不住。蒙邀我山寨来，你看，创立的关隘城池、房屋殿宇，规矩森严，仓禀富足，人丁壮健。隋朝将乱之秋，举少华之众，可得隋家疆土；事若不果，退居此山，足以养老。若与我同到长安看灯，不过儿戏的小事。此去要一月方回，蛇无头而不行，众人散去，二位归来将何为根本？那时岂不归罪于我？所以不去的为妙。”齐国远以叔宝为诚实之语，便也迟疑不言语了。李如珪却大笑道：“秦兄小觑我等，难道我们自幼习武艺时，即要落草为寇不成！只为粗鄙不能习文，只得习武。岂不欲‘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？’只恨奸臣当道，我们没奈何，哨聚山林，待时而动。兄明明说我们在此山打家劫舍，养成野性，进长安看灯，恐怕不遵约束，惹出事来，有害兄长。不领我二人去是真心了，若说怕小弟们后无归着，是小觑我二人了，是要把绿林做终身的了。”这一篇话，把秦琼说得透心凉，却又不好认做薄情，只得又说道：“呵呀，二位贤弟，如此同去。”齐国远吩咐喽罗收拾战马，背负包裹行囊，多带些银两，选二十名壮健的喽罗同去，其余千百名不许擅自下山，小心看守山寨，叔宝也吩咐两名

健步不可泄露，二人答应。三更时分，四骑、两乘牲口、二十名健卒，离了少华山，取路奔陕西。

恰是残冬之际，那一日离长安只有六十里之地。夕阳时候，先是王伯当、李如珪做一伙，连辔而行。远远望见一座旧寺，新修大雄宝殿，屋脊上现着一座镏金瓶，被夕阳照射，金光耀目。伯当在马上道：“李贤弟，可见得世事有成有败。当年我进长安时候，这座寺已颓败，今番却不知何人发心，修得这等齐整。”李如珪道：“如今我们到山门口去歇歇脚力，进去看看，就晓的是何人修的。”那齐国远却与叔宝同行。叔宝自下少华山，再不敢离了齐、李二人，官道上行商过客最多，恐二人放一响箭，吓下人的行李。心中暗暗思想：“这两个人到京，只住三四日便好，若住得日子多了，少不得有桩大祸，今日才十二月十五日，还有一个整月，倒不如在前边修造的这个寺内，问长老借间僧房，权住几日，到灯节边进城，三、五日时光好拘管。”他那番思算已定，又不好明言，只得把马夹一夹，对齐、李二人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今年长安城内的下处贵得紧，便怎么处？”齐国远笑道：“秦大哥不象个大丈夫，下处贵，只消多用几两银子罢了，也拿在口里说？”叔宝道：“贤弟，有银子却没用处。”二人都笑道：“秦大哥，怎么有银子没用处呢？”叔宝道：“长安歇家房





屋都是有数的，每年房价，行商过客往常拥挤不开，今年却多我们这辈朋友。我一个带几个健步，会见列位，就是二、三个人，还有许多伴当；难道我有朋友，天下的差官却没有？这些朋友高兴到长安看灯的也不知多多少少。人多屋少，挤在一块受许多拘束，甚不爽快，岂不是有银子没处用？”他二人养成野性，怕的拘束，回道：“这样便怎么好？”叔宝道：“我的意思，要在前边新修的寺里借间书房权住。你看这荒郊旷野，走马射箭，舞剑抡枪，岂不快活？住过今年，到灯节边，我便进城送礼，列位就去看灯。”王伯当因二人有些碍眼，也便极力撺掇。

说话之间，早到山门首。下了马，命手下看了行囊马匹，四人整衣，一齐入寺。进了二山门，过韦驮殿，有一进深远甬道，望将上去，四角还不曾修好，佛殿的屋脊便盖画了。檐前还未收拾，月台下搭了高架，匠人修葺檐口。架木边设公座一张，公座上撑一把深檐的黄罗伞，伞下公座上坐一位紫衣少年，旁站六人，各青衣大帽，垂手侍立，甚有规矩。月台上竖两个虎头火焰硬牌，用朱笔标点，还有刑具排列。这官儿不知何人。那王伯当眼空四海，旁若无人，他哪里看得上那黄伞下的紫衣少年。那齐国远、李如珪哨聚山林，青天白日放火杀人。天地鬼神也都不怕，那里怕那做官的。却不象秦叔



宝委身于公门，知高识低，赶到甬道中间，将四友拦住道：“贤弟，不要上去，那黄伞下坐的少年，却就是施主修寺的官长。”齐国远拍掌道：“施主罢了，怎么就不走？”叔宝道：“不是那林下乡宦，黄伞打得，却用不得那两面硬牌；他用这两面虎头牌，就是现任的官了。我们四人走将上去，还是与他见礼的好，不见礼的好？刚则取祸，柔则受辱，不如避他，好么？”伯当道：“有理。我们与他荣辱无干，只往后边去与长老借住便了。”

兄弟四人齐下东丹墀，下走小甬道，至大雄宝殿东边，见许多泥水木作在那里刮瓦磨砖。叔宝叫声：“走来。”众人都近前道：“老爷叫小的们有何吩咐？”叔宝道：“问你们一声，这寺是何人修理的这般齐整？”匠人道：“是并州太原府唐国公千岁修盖的。”叔宝道：“我闻知他告病还乡，如今又闻他留守太原，怎么又到此间来干此功德？”一人道：“李千岁因仁寿元年七月十五日奉旨驰驿还乡，晚间在此寺权住，窦夫人分娩了第三位世子在里面，李千岁怕秽污了佛像，发心布施万金，重新修建这大殿。上坐的紫袍少年官人，就是他的郡马，姓柴名绍，字嗣昌。”叔宝心内明白。

他四人进了东角门，便是方丈。又见东边新建启虎头门楼，悬朱红大匾，大书“报德祠”三个金



字。伯当道：“我们且进去看看，报什么德的？”那四人走进里边，乃小小三间殿宇，居中一座神龕。龕内座上有三尺高，神龕直尽天花板，有丈余，里边站着一尊神道，却是立身。头上戴一顶荷叶檐彩青色的范阳毡笠，穿着一件皂布海青箭衣，外罩上黄罩甲，熟皮挺带，左右挂牙牌解手刀，下穿黄鹿皮靴。面前一个长生牌位，上写楷书金字六个，乃“恩公琼五生位。”旁边又有几个细字写道：“信官李渊沐手奉祀。”叔宝一见，暗暗点头。你道为何？只因那年叔宝在临潼山打败了一班响马，救了李渊，唐公要问叔宝名姓，叔宝恐有是非，不敢通名道姓，放马奔走。唐公赶十余里，叔宝只得通名“秦琼”二字，摇头叫他不要赶，唐公只听得“琼”字，见他伸手，错认“五”字，误书在此。叔宝心中想道：“我那年在潞州颠沛穷途，十分狼狈，原来是李千岁折罚得我如此。我是个布衣之人，怎当得国家勋爵塑位，焚香作念于我！”

叔宝肚中暗想，那三个都看像儿。齐国远连这六个字都不认得，问道：“伯当兄，这神道可是韦驮么？”伯当笑道：“适才进二山门，里面朱红龕内，勋金兜鍪，穿金锁甲，捧降魔杵，那便是韦驮。因有六度万行，方得与佛齐肩。这个生像，其人还在。李渊乃是唐公的尊讳，唐公必定受过这人的恩惠，



故建这个报德生祠。”齐、李二人闻说其人还在，都惊诧起来，看看这个像，又瞧瞧叔宝的脸。那个神龛左右却塑两个从人，一个牵一匹黄骠马，一个捧着两根金装铜。伯当走近叔宝，附耳低言：“往年兄长出潞州，是这样打扮么？”叔宝点头道：“贤弟，正是。这就是我的形像了。”伯当道：“怎么形像却在此处？”叔宝遂将救唐公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。

不想柴绍见他四人进来，器宇轩昂，即着人随着，看他作何勾当。叔宝所言之事，却被家丁听见，忙忙报与柴绍道：“这四位里边，有一位是老千岁的恩人在内。”柴绍听了，整衣下阶，入东角门，径往生祠来看。他打拱道：“哪位是妻父的活命恩人？”四人答礼，伯当道：“此兄便是老千岁的故人，姓秦名琼，当时千岁仓卒之间错记琼五。如若不信，双铜、马匹现在山门外面。”嗣昌道：“四位杰士料无相欺之理，请至方丈中献茶。”备通姓名，柴绍便差人到太原府中通报唐公。就把四人留在寺内安住，十分款待，每日供给，无物不备，柴绍陪伴盘桓。

看看年尽，又到新正。那十四日，叔宝要进长安公干，柴绍亦要同往，道：“小弟也陪兄等同行进城，看看花灯，等兄完了公干，再来候家岳的回书便了。”柴绍只带四个家丁，共有三十一人，离了寺中，到长安门外歇宿在陶家店内。叔宝道“有事相



烦店主。”陶店主道：“不知何事吩咐？”叔宝道：“我奉差公干，那长安街道日间好认，如今我不等天明要进明德门，宝店中决有识路的尊使，借一位引路儿，自当厚谢。”主人便指一个收拾家伙的道：“这个就是舍下的老仆，名叫陶容，不要说路熟，连那称呼都是明白的。陶容过来！这位是山东秦爷，要进明德门，往越公杨爷府中送礼，你可引路，好生服侍秦爷。”陶容应道：“老仆还有一个兄弟陶化，他又在行，我叫他帮拿礼物可好么？”叔宝道：“甚好。”自己到房中取两串钱，赏了陶容、陶化，却就取礼单物件，分作四个绒包与两名健步，与陶容、陶化乘众人睡后，不与他们说知，径进明德门来。正是：

欲投相府潭潭宅，且与陶容悄悄行。

话说长安，乃古王都，自东西两魏分据，也多兵火。到隋文帝混一天下，四海殷繁。长安有十门，隋时定名：东面通化、春明、延兴三门；南面启夏、明德、安化三门；西面延平、金花、开远三门；北面光化一门。六街三市，舞榭歌楼，好不繁华。当日长安十门三更天就开了。皆因天下进礼的官员在城外的多，越公三更天就发了兵符，大开城门，放那各处地方进礼官员，都到巡视京营官总录，一个个报单递到越公府中。你道那巡官是何人？却是宇

文化及的长子，名唤宇文成都，用一根镗金镗，万夫难敌，乃隋朝第二条好汉。因李元霸还未出生，故算他为第一条好汉，后来元霸一出，他算第二条了。

每年灯节，文武官员俱五鼓进朝上贺表。今年奉天子旨意，预早一个更次，四更朝贺天子，留五鼓让文武官员与越公上寿。这越公却也尊荣得紧，彼时驾坐银安宝殿，戴七宝如意冠，披暗龙银裘褐，执玉如意，后列珠翠，群妾如锦屏一般围绕，原是文帝赐与越公为晚年之乐，称金钗十二品。左首执班的那员女官，乃江南陈后主之妹乐昌公主，曾配驸马徐德言，因国破家亡，夫妻分别时曾将宝镜一面分为两半，各怀一半，为他日相见之验。越公见他不是全身，问他红铅落于何人之手，此妇哭拜于地下，取怀中半面宝镜诉告前情。越公着军士将半面宝镜货于市，巧遇徐德言，收于门下为幕宾，夫妻再合，破镜重圆。右首那领班女官，就是红拂张美人，不惟他修眉曼脸颜色过人，还有侠气沉心，能卜兆知过去未来。却有个异人，乃是陕西京兆三原人氏，姓李名靖，号药师，他是林澹然门下第一个徒弟，善能呼风唤雨，驾雾腾云，能知过去未来，现为杨越公府中主簿。此日京堂文武官员，一品、二品、三品者，进越公府登堂拜寿，越公优礼相待，承奉献茶一杯。以下四品、五品大夫郎官，就不上





堂，只在滴水檐前，直至丹墀下总拜。天下藩镇官员差遣赍礼官将，有许多难为人处：凡赍礼官员除表章外，各具花名手本，将彼处土产礼物相送，稍不如意，便有许多措勒波查。

且不讲别处，只表山东一路，各官礼物晓喻在三原李靖处交割。李靖见叔宝上厅来，一貌堂堂，仪表不凡。他早已晓得天蓬星到此，众星相斗，大有灾患。因传叔宝到来相见，礼毕，看了他手本，乃旗牌官秦琼。表章礼物一览全收，并不苛刻，独留入后堂，命手下取酒款待，便问叔宝年纪几何。因日后同为一殿之臣，必作国家大将，只是眼下有些气色不正。便问：“赍礼来时，还有同伴几人？”叔宝不敢实言，说：“小可奉本官差遣，只有两名健步背包，并无他人，先生为何问及？”李靖微笑道：“老兄这话只可对别人说，小弟面前却说不得。怎不带朋友来？多是不多，只得四个，跟随的倒有二十多人。”叔宝闻言，犹如天打一个响雷，一惊不小，连忙立起身来，深深一揖道：“诚如先生所言，幸万勿泄漏！”李靖道：“事却不与我相干，但兄今年正值印堂管事，却有黑气侵袭，必有惊恐之灾，不得不言。我学生夜观乾象，正月十五日三更时分，民间主有刀兵火盗之灾，乃天罡星过渡。兄长同来的朋友，切不可与他同来看灯玩月，恐招此难，难



以脱身，到天明即回山东方妙。”叔宝道：“奉本官之命，赍礼到此，不得杨老爷回书，回转山东见本官将何为证？”李靖道：“恐兄不肯就回，若肯去，此回书不难，学生可以任得。”

你道李靖怎么就肯应承叔宝有回书？那杨越公凡一应书札，都假手于李靖，所以这回书就不难了。况里面图书是张美人掌管，美人有意于药师，故一请就有。

李靖就回后堂，不多时，回书回文都有了，俱付与叔宝，天色已明，临行叮嘱道：“切不可入城来看灯！”叔宝作别回身，李靖又叫转来道：“兄长，我看你心中不快，难免此祸。也罢，我与你一个包儿，放在身边，若遇急难临危之际，打开包儿，往上一撒，连叫三声‘京兆三原李靖’，那时便好脱身了。”叔宝接包藏好，作谢而去，李靖也就是那日晚间，趁大乱与张美人窃兵符出长安去了，后来二人俱为唐太宗佐命功臣。这话慢表。

且说叔宝得了回书，陶容引路，出光化门到下处，却有八里路远近，且走且想：“李药师却是神仙一般。”正是：

神机妙算如孙臆，未卜先知似孔明。

不知叔宝同众友看灯不看灯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李靖风鉴识英雄 公子球场逞华丽

诗曰：

得指迷途信药师，奈何众友欲观奇；
娇姿祸被豪华夺，大闹元宵悔亦迟。

那叔宝想：“李药师知机料事，如同明镜，指示迷途，叫我不要看灯，只是我到下处对这几个朋友开不得口。他这几个人都是不信阴阳的，去岁在少华山就说起看灯，所以同来，就是这柴绍也说同来看灯。我如今公事完了，怎么好说遇着这个高人，说我面上步位不好，我先回去罢，这就不象大丈夫气概；那大丈夫却要舍己从人。我的事完了，怎好就说这鬼话，真的也作了假的，惹朋友一场笑话。





李药师，我秦琼负了你罢！实是开不得口。”只好隐在肚里，回到下处。

且说这些众朋友，天明起来，不见了叔宝，一个个急得磨拳擦掌。不能脱俗，却换了鲜明扎巾，结束衣服，华丽鞋袜，用过酒饭，专等叔宝回来算还店帐，就要起身进城。可的正遇叔宝回来，众人齐道：“兄长怎么不带我们同去公干？趁天晴进城，正好玩耍。不知兄长可曾用过酒饭？”叔宝道：“已用过的了，列位曾用过么？”众人道：“都吃过了。”叔宝道：“可谢过了店家了么？”嗣昌道：“小弟付银谢过他了。”叔宝道：“既如此，手下的，把马匹都牵出来！”“是！”手下一声应诺，把马匹都牵在外。众豪杰一齐上马，三十个人上了路，一条街道都被这些人占了。转弯处，伯当道：“秦大哥，丑都是我们众兄弟装尽了。”叔宝道：“怎么是我们装尽丑呢？”伯当道：“我们七人骑在马上，后面二十多人扎腿缚裤驮着包裹，可象模样么？如今进城到热闹处或酒肆茶坊，大家取乐，若带了这些人，甚是不便。我的意思将马寄放，安顿众人，我们步行，好任意玩耍，你意何如？”叔宝此时又想起李靖的言语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如今入城，倘有不测之事，跨上马就好走脱，若依伯当步行，倘有紧要



处，没有马岂非寸步难行？就对伯当道：“安顿手下人甚为有理，但马匹定要随身。”两人只管争这骑马不骑马的话，如珪道：“二兄不必相争，小弟有个愚见：也不依秦大哥骑马，也不依伯当兄不骑马。若肯依小弟之言，马只骑到城门口就罢了，城门外寻一个小下处，将这些行李都放在店内，把马卸了鞍辔，牵在那护城河边饮水、吃草，众人轮流吃饭看管。柴郡马的二员家将，叫他带了毡包拜匣，多拿些银两，跟入城去，以供仗头之费，其余手下人到黄昏时分，将马上了细料，紧辔鞍镫，在宽敞处所等候。”众朋友听说，都道讲得有理。

说话之间，早到了城门，叔宝吩咐两名健步：“把回书回文可用毡包随身放好，到黄昏时分，将我的马要多加一条肚带，小心牢记！”叔宝便同众友各带随身兵器，带领两员家将，一齐入城。只见六街三市，勋将宰臣，黎民百姓，奉天子之命，与民同乐，家家户户结彩悬灯。况这些巡视官员奉承越公，发牌要长安大街小巷，各要通宵长烛；如若有灯火不明，花彩不鲜者，俱以军法。就是宰辅门首，也用扎彩匠扎一座过街灯楼。这班豪杰都看到司马门首来，这却是字文化及的衙门，只见照墙后有上千人在那里拥挤。你道这照墙后焉能存得这许多人？



因他是兵部衙门，常有兵将聚集，所以宽敞。天下那些圆情的把持，两个一伙，吊挂着一副行头，雁翅排于左右，不下二百多人。又有一二十处抛球场，每一处竖两根单柱，扎一座小牌楼，楼上扎一个圈儿，有斗来大小，号为彩门。不论豪良子弟，富贵军民，但踢过彩门。这原是宇文述的公子宇文惠及所设。那宇文原有四子，长曰化及，官拜尚书侍御史；次曰士及，招南阳公主，官拜驸马都尉；三曰智及，将作少监；惠及是最小儿子，倚着门荫，好逞风流，手下有一班帮闲谀附，故搭合圆情把持，敢在衙门前做个打球场。自正月初一摆到元宵，公子自搭一座彩台，坐在月台上面，名曰观球台，彼时有人踢过彩门者，公子在月台上就送他彩缎一匹，银花一对，银牌一面。也有踢过彩门，赢了缎匹、银花，也有踢不过彩门，被人作笑的。那些看的人，重重叠叠，嘈嘈杂杂，挨挨挤挤。他五个好汉一路玩玩耍耍，说说笑笑，到了这个热闹的所在。叔宝又想起李靖之言，对伯当道：“凡事不可与人争竞，忍耐为先，要忍人所不能忍处，才为好汉。”伯当与柴绍听了叔宝之言，一个个都收敛形迹，对人和颜悦色。只是齐国远、李如珪两个粗人旧性复萌，以膂力方刚，生绷硬靠，推开众人，挤将进去。